

抚河中游先秦聚落试析

——以江西省金溪县为例

曾丽¹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抚河中游先秦时期的聚落存在环壕与山岗两类形式。以江西省金溪县为例, 抚河中游先秦时期的聚落发展分为4个时期: 新石器时代晚期, 环壕聚落作为重要的防御据点而产生; 夏至早商时期, 聚落规模呈现衰退的趋势;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为聚落的大发展时期, 山岗聚落急剧发展, 呈聚集分布之势, 而环壕聚落的防御功能不再具有显著地位; 西周中晚至春秋早期, 在大一统局面下整个聚落呈现缓慢衰退的态势。

【关键词】: 抚河中游 金溪县 先秦时期 环壕聚落 山岗聚落

【中图分类号】: K871.13;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抚河流域位于江西省东部, 发源于赣、闽边界武夷山西麓广昌县, 主要流经抚州市11个县(区)和南昌市的部分地区。近年来, 抚河流域的考古工作, 尤其是先秦时期考古调查工作收获较多。2014—2017年, 考古人员在抚州市所属11个县(区)4000平方公里调查范围内开展区域考古调查, 新发现先秦时期遗址373处, 可分为山岗类和环壕类遗址。其中, 以抚河中游金溪县发现的遗址最为密集, 达104处, 包括环壕遗址44处, 山岗遗址60处^[1]。这些遗址的发现, 有望刷新人们对抚河流域乃至长江流域聚落形态的认识。本文正是基于这些新资料, 并参照其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年代的新认识^[2], 通过对环壕和山岗遗址的内部结构以及聚落分布特点的分析, 探讨抚河中游先秦时期聚落形态的结构与演变。

一、抚河中游聚落形态的基本特点

抚河中游发现的聚落形态主要可以分为环壕类与山岗类^[3]。

所谓环壕聚落, 是指在聚落范围内设有环状壕沟, 而且壕沟设施大多分布在聚落的居住区周围^[4]。严文明先生曾指出, 环壕聚落是龙山时期的城向商周时期城邑转变的中间形态, 其与古代城及城邑的发展存在演变关系^[5]。研究实践告诉我们: 环壕聚落与城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防御设施以城墙为主, 而前者以环壕为主。在环壕遗址中也常可见围墙, 这是人们在挖壕沟时为省时省力将土就近堆放, 在壕沟内沿形成的土垄式围墙, 但这并不同于城墙, 城墙为夯筑而成。对于城来说, 其防御设施以城墙为主, 城外的壕沟系取土筑墙所致。与挖沟相比, 筑墙不仅在技术条件方面要求更高, 而且更耗时费力^[6]。

环壕这种形式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甚至更早就已出现,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中均发现有环壕, 有一重与多重环壕之分^[7]。江西抚河中游环壕遗址, 年代集中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时期, 多为一重环壕。金溪县发现环壕遗址44处, 多呈分散分布形式。据环壕聚落的平面形状, 可分为两种: 其一, 近方形或近长方形, 壕沟形状较规则, 亦为近方形或近长方形, 如金溪县珊田郑家禾斛环壕(图一:1)、金溪县周家塘环壕(图一:2); 其二, 近圆形或椭圆形, 壕沟亦

作者简介: 曾丽(1993-), 女,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商周考古。

为圆形或椭圆形，如金溪县里汪村环壕（图一：3）。主要由中部台地、土垄围墙、壕沟、过道、外壕堤构成。

关于抚河流域的环壕遗址，经过正式发掘的有宜黄锅底山遗址，为典型的环壕聚落。其由台地、土垄围墙、壕沟及外壕堤 4 部分组成，遗址面积约 4.2 万余平方米（图二）。遗址中心区域为长方形台地，长 105、宽 65 米，南北高、中间低，台地高出四周农田约 2~5 米，总面积约 6800 余平方米。中心区外以壕沟和壕堤相围。其中，北壕沟宽约 40 米，西壕沟宽约 38~43 米，南壕沟宽约 36~43 米。发掘清理的遗迹有墓葬、灰坑、土垄围墙等。出土遗物主要为石器及陶器^[8]。在台地的周边发现有土垄围墙，围墙上发现排列整齐的柱洞，柱洞大小不一，应该为栅栏，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该遗址还发现了夏至西周时期的遗物，表明环壕聚落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并沿用至西周时期。



1



2



3

图一//抚河流域环壕遗址航拍图

1. 金溪县珊田郑家禾斛环壕
2. 金溪县周家塘环壕
3. 金溪县里汪村环壕

山岗类遗址的数量众多，在金溪县发现了 60 处，多呈聚集分布形式。经过发掘的目前仅有金溪釜山遗址一处，发掘面积为 1780 平方米，发现土垄围墙、房址、灰坑等遗迹。台地周围残存有西围墙和北围墙，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在其内进行生产、生活，围墙除了界定地域的作用外，还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值得关注的是，遗址内发掘的不少“灰坑”中含大量的红烧土块、草木灰以及火烧痕迹的陶器，推测其性质应属于“烧烤坑”^[9]。出土的遗物以石器、陶器为主。时代涵盖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夏至早商、商中晚至西周早期几个时段。

在抚河中游先秦遗址中，环壕和山岗类两种聚落形态各有特点。山岗类遗址的地势相对较高，中部较为平坦，多利用自然地势而形成居住点。虽不是环壕遗址那样以壕沟为主要防御设施的居址形式，但也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相对独立和具有一定防御性的居住区。同时，山岗类遗址中也发现有土垄围墙、灰坑、房址等遗迹，出土遗物亦与环壕类遗址所出者颇为相似，应是同一时期内产生的两种类型的居住形态。可以肯定的是，环壕类聚落的防御性明显强于山岗类聚落。

二、抚河中游聚落形态的演变

以目前已发掘的釜山遗址出土陶器为标准，抚河中游先秦时期考古学主体遗存基本可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夏至早商时期、商晚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晚至春秋早期 4 个时期，分别属于樊城堆文化、江西夏时期文化、万年类型晚期阶段、神墩—磨盘墩类型^[10]。这为分析其聚落布局提供了时间坐标。

在金溪县发现的 104 处先秦遗址中，环壕遗址 44 处，其中有 22 处环壕遗址未采集到可判定时代的陶片，故年代不详；另有 60 处为山岗遗址。经过分析、统计，这些先秦遗址中，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有 37 处，夏至早商时期的遗址有 9 处，商晚至西周早期的遗址达 74 处，西周中晚至春秋早期的遗址有 31 处（表一）。各时期聚落形态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



图二//宜黄锅底山环壕遗址航拍图

1. 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间防御体系的形成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抚河中游金溪县一带便有大量的人群在此居住。从调查过程中采集到的瓦状、扁管状、丁字形、鸭嘴形、扁凿戳线等鼎足看，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此外，经过对宜黄锅底山环壕遗址的发掘，发现环壕遗址中土垄围墙、壕沟的建造属于此时，进一步证明环壕聚落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此时，也发现了大量山岗类遗址，虽然，此地先秦聚落山岗类遗址数量明显多于环壕类遗址，但相比其他时代，此一时期环壕类遗址所占比例较大。

从抚河中游金溪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壕和山岗聚落的布局看，环壕聚落多分布于河流的上游地区，除地势较高外，既能保证有充足的水源，又不至于因为水位过高而台地被淹没。同时，从环壕聚落的分布可以看出，聚落与聚落间多隔有一定的距离，呈分散分布的状态；而山岗聚落，多在一个区域内密集分布，聚集分布为其主要特点（图三）。

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壕聚落作为一种有别于山岗聚落的新形态出现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从发现的环壕遗址的内部结构看，其以宽而深的环壕为主要特征，中心生活区周边多见土垄围墙，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随着农业的产生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定居的普遍性和稳定性，大大加强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性，从而使领域观念空前高涨^[11]。人们为了捍卫、扩大领地，导致部落间战争与冲突不断。为抵御外部的入侵，较为有效的方法是建立一定的防御设施，环壕聚落便在这一背景下孕育而生。

不过，史前时期生产力水平有限，要建立一座具有较强防御性的环壕实非易事。以金溪县城上龚家环壕遗址为例，据调查勘探资料显示，遗址长径约 622.4、短径约 460.7 米，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始建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中心台地和四周壕沟组成……台地整体高于周围稻田约 1~7 米不等，在中心台地外围发现有大范围夯土遗迹，宽约 4~10 米。壕沟仅存东壕沟局部和北壕沟残部，壕沟现存宽度约 22~67 米。钻探发现 5 处房址，遗址范围内文化堆积厚 0.5~2.7 米不等^[12]。如此大规模中心台地、宽阔壕沟的营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不是个人或家庭所能办到的，应是族群行为的结果，是一定权力、等级的体现。因此，不是每一处居址都会建造环壕作为防御的设施，而是在地理位置重要或在区域性中心聚落周围设立日常防御体系，作为抵御侵扰、守卫内部成员生命及财产安全的可靠保证。

山岗类聚落由于在防御性上略低于环壕类聚落，呈现聚集分布的形式。从功能上讲，山岗聚落并不像环壕聚落拥有严密的防御体系，主要作为人群生产、生活的场所，聚集分布可以促进人群间的交流。因此，其主要采用聚集而居的方式，平时用来生产、生活，如遇侵扰则与周边相联合，以聚落为据点，形成一定的防御势力。

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的环壕聚落与山岗聚落，基于史前时期领地观念的背景形成集防御和生产、生活为一体的布局形式，两种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印痕。

表一 金溪县先秦时期遗址年代对应表

序号	遗址名称	时代				位置	面积 (m ²)
		新晚	夏至 早商	商代晚 期至西 周早期	西周中晚 期至春秋 早期		
环壕类遗址							
1	上城环壕遗址	√		√	√	合市镇田南村委会上城村村口东南部	16500
2	丁家环壕遗址	√		√	√	秀谷镇先锋村和尚桥朱家村丁家山	13975
3	里汪环壕遗址	√		√		秀谷镇五里桥村委会里汪村新建民房北部	5024
4	后龙岗环壕遗址	√		√	√	陈坊积乡岐山后科村后龙岗	11025
5	城上龚家环壕遗址	√	√	√		对桥镇龚家村村委会城上龚家村	200000
6	常丰村村墩环壕遗址			√	√	琉璃乡波源村委会常丰村	13225

7	豪猪墩环壕遗址	√		√	√	琅琊镇杨公桥村委会城上刘家村东南	16562
8	井上村环壕遗址	√		√		琅琊镇城上村委会邹坊郑家西南 230 米处	14095
9	城墙山环壕遗址			√		琉璃乡东源村村委会城丘村城墙山	5852
10	城塘山环壕遗址	√		√		琉璃乡桂家村委会中宋村城塘山	8100
11	古城墩环壕遗址	√				左坊镇汤家村委会杨家山村西南部	5445
12	金盆架环壕遗址			√		左坊镇江坊村委会东排村东北部	6510
13	堪头山环壕遗址			√	√	秀谷镇合源村委会堪头村	13200
14	奎星环壕遗址	√				合市镇田南村委会之南奎星村	37994
15	路边倪家村磨盘山环壕遗址			√		何源镇孔坊村委会路边倪家村北部	11173
16	盘亭城墩上环壕遗址				√	左坊镇左坊村委会盘亭村西南部	17434
17	彭家山环壕遗址	√		√		陆坊乡官桥村委会赤岭源村西部	29812
18	珊田郑家禾斛山环壕遗址			√		秀谷镇珊田郑家村东南部约 110 米处	32400
19	西湖村环壕遗址				√	秀谷镇岗东村委会西湖村砖厂南边	17316
20	下左源和斛坪环壕遗址	√		√		左坊镇严家村委会下左源村东南部	10489
21	白沿村 II 号环壕遗址	√		√		左坊镇白沿村委会白沿村南部	3600
22	白沿村 III 号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左坊镇白沿村委会白沿村南部	1619
23	白沿村 IV 号环壕遗址			√		左坊镇白沿村委会白沿村南部	1792
24	白沿村 V 号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左坊镇白沿村委会白沿村南部	2166
25	杨家坪墩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左坊镇江坊村委会南部杨家坪墩	23939
26	祝坊村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琅琊镇枫山村村委会祝坊村东部	12864
27	周家塘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合市镇杨桂林村周家塘山	11021
28	白沿村 I 号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左坊镇白沿村委会白沿村南部	5496

序号	遗址名称	时代				位置	面积 (m ²)
		新晚	夏至 早商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		
29	茶家垅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双塘镇双塘村委会双塘村东北部	10201
30	车门村村城墩上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合市镇车门村委会车门村东北部	2475
31	城湖村村城墩上 I 号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陈坊积乡城湖村委会城湖村村城墩上	3500
32	城湖村村城墩上 II 号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陈坊积乡城湖村委会城湖村村城墩上	7912
33	城仔下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琅琊镇陈河村委会杨建桥村的西北部	3658
34	大月山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左坊镇严家村委会郑家村西南部	8820
35	和尚山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左坊镇严家村委会郑家村西南部	6817

36	河墩下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琅琚镇牛车板村西部	13209
37	后城墩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陈坊积乡润湖村委会苏坊源村东南部	6177
38	前城墩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陈坊积乡润湖村委会苏坊源村南部	9499
39	科城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秀谷镇塘山村村委会科城村北部	7623
40	莲花墩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对桥镇太坪村委会下太坪村村南部	3689
41	麻山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秀谷镇塘山村村委会麻山村北部	13774
42	葫芦墩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陆坊乡上李村委会上李村葫芦墩	7845
43	山城下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对桥镇横源村东南部	3453
44	上洋村环壕遗址			时代不详		合市镇上洋村的西部	3572
山岗类遗址							
45	坪上遗址			√	√	琅琚镇安吉村委会坪上聂家村西南部	
46	山上聂家遗址			√	√	琅琚镇安吉村委会山上聂家村南部	
47	老鼠山遗址			√		琅琚镇山上聂家村西南部	
48	塘山遗址	√		√		琅琚镇陈源村委会朝瞰村东部	
49	渣溪遗址	√		√	√	琅琚镇陈源村委会渣溪村西北部	
50	窑上山遗址		√	√		琅琚镇新南村委会高峰村	
51	香岭山遗址	√		√	√	琅琚镇高峰村东部, 东北距和河墩下遗址约 440 米, 西距高峰村面前山遗址约 240 米	
52	高峰村面前山遗址	√		√	√	琅琚镇高峰村南部	
53	牛家山遗址	√		√		琅琚镇城上村委会城上刘家村东南部	
54	石桥背山遗址	√				琅琚镇安吉村委会山上聂家村东南部	
55	东家山遗址			√		琅琚镇渣溪村东南部	
56	祝坊村卵子墩遗址	√	√			琅琚镇枫山村村委会祝坊村东部	
57	马街水库遗址			√		秀谷镇马街村委会马街水库南部	
58	科城面前山遗址			√	√	秀谷镇塘山村村委会科城村西南部	

序号	遗址名称	时代				位置	面积 (m ²)
		新晚	夏至 早商	商代晚期至 西周早期	西周中晚期 至春秋早期		
59	釜山遗址	√	√	√		金溪县城东北部	
60	后龙山遗址			√		秀谷镇五里新安村北部	
61	母猪嘴遗址			√	√	秀谷镇的北部, 西北侧为花果山遗址	
62	五里桥遗址			√	√	秀谷镇北面的五里桥村	
63	竹木厂遗址	√		√		秀谷镇北部, 西南部紧邻湿地公园	

64	戴家山遗址			√		秀谷镇北部，东距竹木厂遗址约 340 米
65	花果山遗址	√		√		秀谷镇北部，江西富山惠田实业有限公司内部
66	朱家岭遗址			√		秀谷镇北部，杨坊村砖厂西南部
67	车家岭遗址			√		金溪县秀谷镇南部，西距联乐村村委会下邓村约 500 米
68	下邓村禾斛遗址	√		√	√	秀谷镇以南，东北距周家山遗址约 120 米
69	熊家山遗址	√		√		秀谷镇南面，西北距周家山遗址约 300 米
70	周家山遗址	√		√		秀谷镇南面，西南距下邓村禾斛山遗址约 120 米
71	鸡公岭遗址				√	秀谷镇黄家村东部，西临 G35 济广高速
72	鬼打拳遗址			√		秀谷镇里吴村委会许垄村南部鬼打拳山
73	对塘村面前山遗址			√		双塘镇对塘村东南部，南距茶山遗址约 330 米
74	石岭山遗址			√	√	双塘镇对塘村委会对塘村东南部，西北距神岭岗遗址约 110 米
75	神岭岗遗址			√		双塘镇对塘村委会对塘村东南，东南距石岭山遗址约 110 米，西距茶山遗址约 720 米
76	农林场遗址			√	√	双塘镇农林场所属山地
77	上刘村面前山遗址				√	双塘镇上刘村南侧
78	茶山遗址	√		√		双塘镇对塘村东南部一处山岗上，西北部为石岭山遗址
79	高坊水库 I 号遗址	√	√	√	√	黄通乡高坊水库西北部岸边
80	高坊水库 II 号遗址			√	√	黄通乡高坊水库西北部，西北距高坊水库 I 号遗址约 392 米
81	高坊水库 III 号遗址		√	√	√	黄通乡高坊水库的中西部，西北距高坊水库 II 号遗址约 400 米
82	高坊水库 IV 号遗址	√		√	√	黄通乡高坊水库的东南部，北距高坊水库 V 号遗址约 230 米，西距周上村 I 号遗址约 400 米，西南距周上村 II 号遗址约 430 米

序号	遗址名称	时代				位置	面积 (m ²)
		新晚	夏至 早商	商代晚期至 西周早期	西周中晚期 至春秋早期		

83	高坊水库V号遗址	√	√	√		黄通乡高坊水库中东部，西距高坊水库III号遗址约980米	
84	高坊水库VI号遗址	√	√	√	√	黄通乡高坊水库东南部，北距高坊水库V号遗址约230米，西距周上村I号遗址约400米，西南距周上村II号遗址约430米	
85	高坊水库VII号遗址			√	√	黄通乡高坊水库北部地带，西北距高坊水库泄洪口约200米	
86	高坊水库VIII号遗址			√		黄通乡高坊水库东北部，西距高坊村约1000米	
87	高坊水库IX号遗址			√		黄通乡高坊水库东北部，南距高坊水库VIII号遗址约100米	
88	周上村I号遗址			√	√	黄通乡高坊水库中西部，北邻高坊水库III号遗址400米	
89	周上村II号遗址	√		√		黄通乡高坊水库中西部，北邻周上村I号遗址，东北距高坊水库IV号遗址约430米	
90	石坑遗址			√		黄通乡石坑村北部，地处高坊水库上游，西距蔡家山约1.7公里	
91	猛家山遗址			√		左坊镇严家村村委会郑家村西南部，北距下左源村约1公里	
92	铜钱山遗址			√		左坊镇汤家村村委会邹家村东部铜钱山上，西距邹家村民居约50米	
93	韭菜岗遗址	√		√		左坊镇左坊村委会蔡家村西部南距范坊村约570米	
94	郑家山遗址			√		石门乡石门村东部，北距638乡道约200米	
95	荒山遗址			√		石门镇礼庄村南2.5公里处，北距九河山遗址约210米	
96	黄泥塘遗址	√		√		石门镇东南部，北距跑马场遗址约40米，东距满路遗址约120米	
97	九河山遗址			√		石门镇礼庄村南侧两公里处，南侧三公里处为抚河，南距荒山遗址约210米	
98	跑马场遗址			√		石门镇荒山南侧的半山腰处，西距抚河3公里	
99	满路遗址			√	√	石门乡石门村东部，西距966乡道约1公里	

序号	遗址名称	时代			位置	面积
----	------	----	--	--	----	----

		新晚	夏至 早商	商代晚期至 西周早期	西周中晚期 至春秋早期		(m ²)
100	招家斜遗址	√		√	√	合市镇田南村委会上城村小组, 东南距上城遗址 100 米	
101	摸头岗遗址	√	√	√	√	合市镇合市村委会下羊村, 西距 966 县道约 600 米	
102	磨盘山遗址			√		合市镇南部崇麓村东部磨盘山上, 西南距胡钊村约 130 米	
103	知青砖厂遗址			√		秀谷镇岗东村委会西湖村, 东南距西湖村环壕遗址约 200 米	
104	大科山遗址	√		√		陆坊乡官桥村委会赤岭源村东部, 西距济广高速 (G35) 约 980 米	
	环壕类遗址合计	13	1	18	8		
	山岗类遗址合计	24	8	56	23		
	总计	37	9	74	31		

2. 夏至早商——聚落衰退期

夏至早商时期, 聚落急剧衰退, 环壕聚落已基本不见, 只有零星的山岗类聚落发现, 多是延续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而继续发展 (图四)。在江西, 夏时期遗存是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各文化相伴而生的, 以往在萍乡、樟树、鹰潭、铅山、新余、乐平、九江等县市的多个遗址中均有发现。但是, 从聚落数量和规模上看, 金溪县夏时期的遗存与新石器时代相比已大为减少, 可见聚落数量的减少。这种衰退并不只存在于抚河中游, 各地在这一时期都是普遍存在的, 是整个社会衰退的体现。在豫北和豫南的河南东部地区, 大致可见龙山文化时期是人口和聚落最为繁盛的时期, 但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则出现了普遍衰落的情况, 而且有迹象表明衰落的时间可以提早到龙山文化晚期^[13]。

3. 晚商至西周早期——以生产为目的的聚落集聚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为这一地区聚落的大发展时期, 总体反映出人群的聚集分布。环壕遗址在延续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又有少许增多, 整体布局仍为分散分布; 而山岗遗址大量出现, 呈大范围的聚集分布形式 (图五)。根据统计, 环壕类遗址有 18 处, 而山岗类遗址发现 56 处, 山岗类遗址大量增加。相对而言, 环壕类遗址虽然也有增加, 但是其所占的比例却无法与山岗类遗址相提并论, 是山岗聚落的大发展时期。

总体而言, 聚落急剧扩张。从调查过程中采集的遗物看, 其文化类型属于万年类型^[14], 是与吴城文化同时并行发展的一支江西土著文化——“前越文化”, 年代上, 约相当于中原安阳殷墟阶段, 下限到周初。随着商王朝对南土经营的扩大, 在江西樟树发现吴城、新干大洋洲等商代晚期遗址, 这是一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方文化。中原商文化进入江西北部, 也带动了地方文化的发展, 如以江西鹰潭角山窑址为代表的万年类型, 虽然是一支土著文化, 却有着发达的制陶业。总之, 这一时期聚落急剧扩张, 应与商王朝势力扩大有关。

此外, 山岗类聚落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了环壕类聚落, 山岗聚落成为这一时期普遍发展的形式, 环壕聚落较强的防御性并没有在这一时期占有优势地位。从已发掘的金溪釜山遗址看, 其为典型的山岗类遗址。从其出土遗物看, 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的日用陶器较多, 石器和工具较少; 而至商周时期, 除了有大量的日用陶器外, 还有纺轮、陶刀、陶垫等陶质生产工具, 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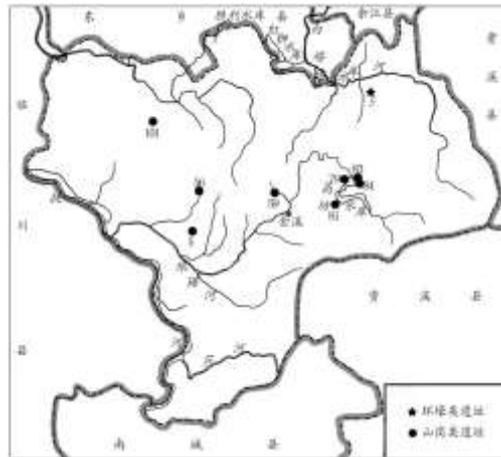
的铲、刀、斧、镞、砺石等石质生产工具。商周时期，大量日用器具、生产工具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争夺领土为主要目的的部落战争开始转变为以扩大农业、手工业生产为目的的经济活动。聚集分布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各种经济活动，而环壕聚落的隔绝、防御功能已经不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山岗聚落以其便捷的营造方式、通畅的交流模式而成为发展生产的首选。故而形成环壕聚落衰减、山岗聚落聚集的分布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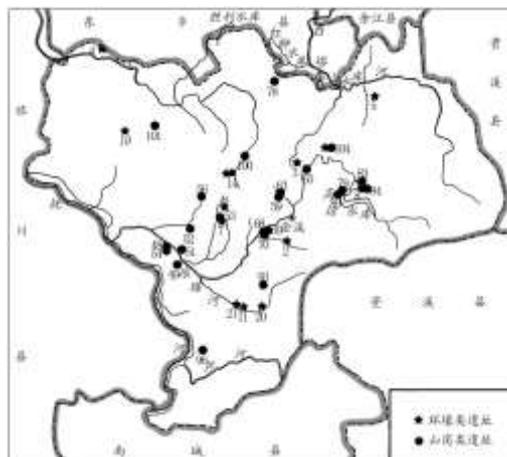
4. 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大一统局面下聚落的缓慢衰退

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一地区在文化面貌上为神墩—磨盘墩类型，这时整个江西都是处于这一文化的影响之下，是大一统局面下的聚落聚居。此时，遗址数量已经降至 31 处，无论是环壕还是山岗遗址都大幅度减少，明显可以看出部分聚落已经废弃，而现存的聚落多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聚落的总规模已不如商代晚期（图六）。

从环壕聚落和山岗聚落的关系看，未发现新的环壕聚落，环壕聚落并没有兴起的趋势，主要是延续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而继续发展。山岗聚落也没有迅速发展的态势，整体呈现一种缓慢的衰退形势。从环壕聚落与山岗聚落的比例看，山岗聚落明显多于环壕聚落，与商代晚期基本一致。从功能上看，环壕聚落与山岗聚落并没有明显的不同，都是人群生产、生活的聚居场所。



图四//夏至早商时期抚河中游金溪县遗址分布图



图三//新石器时代晚期抚河中游金溪县遗址分布图

(图中编号对应表一中遗址序号, 下同)

此时, 聚落的衰退应与西周王朝对南土的经营策略有关。随着商王朝的灭亡, 其对南土经营势力逐步退却。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 这一地区缺乏扩大发展的动力, 致使聚落数量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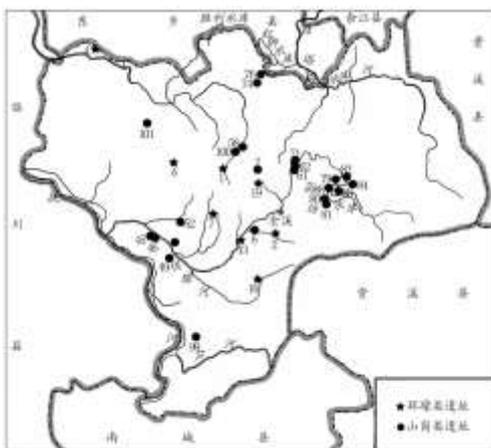
三、余论

以遗址密集区金溪县为例, 根据抚河中游各遗址的分期与年代判断以及聚落形态不同将其分为环壕类和山岗类。从聚落布局上看, 两者各有特点, 环壕聚落的防御性较强, 而山岗聚落的构建较便捷, 易于形成聚集分布的形式。

从其发展情况看, 环壕聚落与山岗聚落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分布形态。新石器时代晚期, 在领土观念的影响下, 环壕聚落作为重要的防御据点而产生, 其分散分布的特点与山岗聚落聚集分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夏至早商时期, 聚落规模呈现衰退的趋势, 应与整个社会的衰退有关。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为聚落的大发展时期, 注重生产是整个社会的趋势, 为适应这一社会需求, 山岗聚落急剧发展, 呈聚集分布之势; 而环壕聚落的防御功能已不适应社会的需求, 不再具有显著地位。至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 在大一统局面下, 整个聚落呈现缓慢衰退的态势。



图五//晚商至西周早期抚河中游金溪县遗址分布图



图六//西周中晚至春秋早期抚河中游金溪县遗址分布图

参考文献:

[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抚州市文物博物管理所、金溪县文物管理所:《江西抚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考古调查报告Ⅱ(金溪县上)》,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3页。

[2]曾丽、严振洪:《江西抚河流域先秦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年代的初步认识》,《南方文物》2019年第6期。

[3]同[1],第13页。

[4]钱耀鹏:《关于环壕聚落的几个问题》,《文物》1997年第8期。

[5]严文明:《中国环壕聚落的演变》,《国学研究》1994年第2期。

[6]同[4]。

[7]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49页;c.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0页。

[8]常金国、刘晓刚:《宜黄发现:一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壕聚落遗址》,《抚州日报》2018年1月24日第B01版。

[9]a.赵丛苍:《烧烤坑——值得关注的一种考古学遗迹》,《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9日第3版;b.曾丽:《烧烤坑简论》,《文博》2019年第2期。

[10]同[2]。

[11]同[4]。

[12]同[4]。

[13]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

[14]李家和、刘诗中、黄水根:《江西青铜文化类型综述》,《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S1期。